

# 冰凌推薦 叩問一座大山的非凡特質 (散文連載三)



作者：張林華

(接上期)特別是詩的字里行間,洋溢着充沛的革命浪漫主義氣息,又巧妙地蘊含着某種社會哲理,因而膾炙人口,為人傳誦至今。雖然這趟臨時起意的莫干山之行十分短暫,卻不妨礙偉人毛澤東有自己的深入思考,並由此產生、升華出某種獨立見解,啓迪人們的思想思維。三年後,毛澤東在上海召開的黨內某次重要會議上,談到要做好革命工作絕非易事,難免會有曲折困難的話題時,以他慣有的詩人的氣質與幽默話語方式,例舉莫干山,藉題發揮,闡述了他的哲學觀點:“莫干山你們走過沒有?上下都是四十八盤。社會的運動總是採取螺旋形方式前進的。”通俗形象的比喻所蘊含的深刻社會哲理,令與會的高級幹部們記憶尤深。(葉全新、劉建林、仲向平《莫干山》)

一座極具典型意義的山,藉助於一位哲人的生動詮釋,得以印證了一個辯證真理,從這個意義上說,莫干山它不再是一座普通的,尋常無奇的山峰,而堪稱是一座思辨之山、哲理之山,僅此一條,莫干山就足以傲視群山。“知屋漏者在宇下,知政失者在草野。”莫干山的許多別墅,正是若干歷史事件的發生地,與近代中國“百年未有之大變局”,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,不經意間影響到了社會轉型與歷史進程。其中最堪回味一說的是,莫干山,無意間成爲了國共兩黨命運轉折的歷史見證地。

說到莫干山這個歷史定位,很容易人想到另外一座同樣著名的山峰——廬山,同樣是名聞遐邇的風景名勝,同樣在某個特定歷史節點上,承擔了非同尋常的政治使命,由此而同樣被人們稱之爲一座“政治之山”。1959年召開的“廬山會議”,已成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,當然,作爲一個政黨清醒反思自身失誤的具體實例,也不無意義。確實無意貶低廬山,就推動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價值而言,莫干山顯然更具正面性,以及進步價值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舉行的“中青年經濟學家討論會”,發時代之先聲,已被公認爲我們國家自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進步的發軔之作,在當年那個剛剛從動亂的年代甦醒過來的社會里,有如一聲驚雷,衝破了人們久欠封閉的思想牢籠。時值改革開放的關鍵節點,在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,討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與現實問題。莫干山會議是一次口碑很高的中國經濟改革會議,參加會議的王岐山、周小川等數百位經濟、理論界青年才俊,無不躍躍欲試,暢所欲言。標誌着思想解放的莫干山會議,撇掉歷史、政治和意識形態積重難返的包袱,大有問劍天下的勢頭。莫干山會議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和改革時代,一如腳下剛剛甦醒、又具有相當深厚經濟發展基礎的長三角地區。乃至幾十年後,中國改革進入深水期,幾乎每年,莫干山仍有關於如何將經濟領域改革推向深入的主題討論,讓人強烈地意識到,百年來,在中西思想碰撞中孕育出的一次次發展新機,總得益於莫干山。

時光荏苒,而今我來到莫干山,尋訪莫干山會議留痕。攀上幾級石道,我走近一座外表似乎有些陳舊的大建築——莫干山耶穌禮拜堂,這裡也是當年莫干山會議的主會場之一。這幢建於1923年的建築,到明年就是名副其實的“百歲老人”了,它選址絕佳,位於在次峰蔭山的制高點,據此可以俯瞰莫干山全山。建築形似古堡,採用本地自然山石砌築,建築入口處爲寬大的石板台階,拾級而上,建築正面是高聳的塔樓,哥德式的尖屋頂異常醒目,側面是石砌的扶壁,足以支撐整幢建築位置頗高的重心。半圓方形的拱券式窗戶將建築的立面裝飾得更加豐富。方形的石砌塔樓類似中國的烽火台,豐富了建築的立面。走進教堂的內部,大廳寬敞得讓人意外。時近黃昏,莫干山的晚霞異常燦爛,太陽柔和的光照射到了這幢老式建築上,特別是投到了牆上的彩玻

上,讓五顏六色的彩色玻璃熠熠生輝。從屋內看,陽光透過彩玻,產生一道道彩光,斜射下來,像漏出的光柱,令這座略顯陳舊晦暗的建築,頃刻間有了生機活力,有了某種圖騰的寓意,讓人不由自主的心生一種神聖感。工作人員告訴我,教堂的彩色玻璃是還是保存至今的原物,當年是花高價從國外進口的,至今依然亮麗,我對此興致盎然。

而今,這里已被劈爲一個“莫干山會議”專題陳列館,展陳大量的圖文資料,試圖向後人還原發生於改革開放初期的這段不凡的歷史。我想,當初起意修建教堂的傳教士們絕對想不到,當年也許不經意的一次虔誠傳教動議,竟在若干年後,能夠見證、承擔如此重大的歷史使命。

我同時還始終在思考,意義重大、聲名顯著的中青年經濟學家座談會,爲什麼會在莫干山召開,而不是在別的什麼風景名勝地?或許不能排除某種偶然性,比如莫干山在長三角地區的區位優勢與接待能力,還比如莫干山遠離政治中心等環境考量等,或許甚至完全就是會議組織者隨機而爲的臨時決策,也未可知,但是無論是何種考量才選擇的會址,莫干山這段對歷史發展的貢獻,都是名副其實的,于偶然之中有着一定的必然性,因爲莫干山承載得起。難道不是嗎?我願意相信,是遍布于莫干山每一個角落的清冽,是體現與莫干山無數個細節的洋氣,是浸潤于莫干山上空的自由空氣,直接催生了這樣一項直接改變一個千年大國民族命運的輝煌成果。從這個意義上來看,很難說是莫干山該感恩這個了不起的會議,還是這個會議該感恩有如福地的莫干山?

即便是1948年的國民黨高層碰頭的“新經濟會議”,同樣是在風景秀麗的莫干山,同樣爲發展與民生的經濟主題,效應不可同日而語。所謂“風起于青萍之末”,蔣介石上山來推行的所謂“新經濟”,原爲挽救搖搖欲墜的政權,直接的手段就是發行“金圓券”,未料已是頭痛醫頭,腳痛醫腳,甚至已露剝肉補瘡,飲鴆止渴的狼狽之相了,其結果只有一個,那就是激起更大的民怨,更大的社會動蕩。所以,朱裕基總理1994年興致勃勃地登臨莫干山,特意來到“松月廬”會議舊址考察。據當年陪同考察的莫干山管理局朋友親口告知,朱相對蔣宋舊居明顯興趣不大,匆匆一觀,彷彿例行公事一般,而對樓下的國民會議舊址,以及史迹陳列館卻饒有興致,在這裡駐足許久,一張張史料、一件件舊物,均仔仔細細地察看,沉思良久,總是若有所悟一般,卻並不發聲。直到結束全部參觀行程,朱相才一針見血地點評道:“國民黨(在此)開了一個垮台的會議。”點評可謂精到!

莫干山的貴氣也體現爲它的慷慨俠氣。說到莫干山,不能不提到它的一位優秀兒子褚定侯,土生土長的莫干山山民。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,日寇侵犯中華,國難當頭,山河破碎,民生多艱,偌大的中華甚至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,正就讀于黃埔軍校的褚定侯毅然棄筆從戎,奔赴戰場,1942年冬,褚定侯犧牲于第二次長沙保衛戰的戰場,年僅二十三歲。褚定侯犧牲的前夜,湘江邊軍營里死一般地寂靜,氣氛異常凝重緊張,青年軍官褚定侯卻十分沉着,就着帳篷中昏暗的油燈,他寫下給家鄉親人的人生最後一封家書:……然吾軍各師官兵均抱視死如歸之決心,決不讓敵渡瀏陽河南岸來。弟告部士兵,不要他渡河!一句話,敵此次不來則已,一來當拼一拼。弟若無恙則兄可勿念,若有不幸則請兄勿悲。古雲:‘古來征戰幾人回’,並請告雙親勿悲。……

關山阻隔,褚定侯的母親在數月後,才收到了褚定侯寄自戰場的家書,不禁悲痛欲絕。然而母親沒有一味沉浸于悲痛之中,莫干山見證了這位母親的堅強,她毅然決然地又將另兩個兒子送

去當兵。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,深明大義的母親,又將兒子犧牲得到的,原本用于建造爲山民避風擋雨涼亭的撫恤金,慷慨獻出,用于購買戰鬥機打擊美帝侵略者。

半個多世紀過去了,莫干山地區的老老鄉親從沒有忘記褚定侯,沒有忘記這位偉大母親的那個心願。就在褚定侯爲國捐軀整整八十年後的2021年,由當地政協機構發起組織,三百位各界人士共同協力,籌建起了一座六角涼亭,定名爲“襄亭”,取意“共襄義舉”與褚定侯犧牲地“湘”諧音,既能承了卻褚母的夙願,也因此告慰烈士英魂。襄亭坐落於莫干山上下山的步道間,周圍蒼松翠竹環繞,取自當年長沙戰場的一把泥土掩埋在亭下,再無他物裝飾,亭邊立有一塊石碑,碑文簡短記載了建亭緣由:

### 《襄亭記》

辛巳年(1941)冬,抗戰膠着,國運危在旦夕。長沙血戰,衆志成城。莫干少年褚定侯,不幸爲國捐軀。褚母洪翠玲,忍喪子之痛,吞縫衣之悲,起意動用撫恤金,于崎嶇山道,修風雨涼亭,造福鄉民,然烽火神州又起,耽擱義舉。幸太平赤縣重生,俟新中國建立,褚母又慷慨捐款,抗美援朝。建亭執念,雖數十載而未竟,然情義如斯,河山並壽,雲月同龔。

辛醜年(2021)夏,政協九屆德清縣委員會,感佩洪翠玲大義,倡議政協同仁捐款,並得縣鎮兩級政府及社會力量支持,共襄義舉,于褚定侯殉國八十周年之際,協力建成此亭。憶往昔歲月崢嶸,望月宵懸,壯業巍巍。襄亭幸立,尤感時代變革,非同尋常,其非一人之功。後輩臨亭,每憶鄉賢豪杰,歷千萬年,崇基不毀,既成杰構,更表豐碑,今古爭輝。

是爲亭記。  
二零二一年九月立

春天來臨時,莫干山新竹茁壯,濃翠可喜,尤其映山紅盛開,漫山遍野,盡人眼底,撫慰着一代忠烈的義無反顧與壯懷激烈。因爲有了慷慨赴死的先烈褚定侯,有了褚母這樣深明大義的平民,有了後代人對於家國情懷的推崇,原本清麗秀氣略顯柔弱的莫干山形象變得更加立體豐滿,因爲平添了一種可貴的風骨,在它清麗柔美的外表下,蘊含了一種俠骨柔腸的內在氣質,從而令莫干山變得高貴異常!

就整體而言,莫干山的貴氣是十分顯著的,其內涵是豐富充盈的,其客觀表現又是含蓄隱忍的,有節制,有節奏,有張力,既深藏于它的骨血之中,又在不經意間外露于舉手投足間。

### 四、莫干山的洋氣

——洋氣,是莫干山相由心生而“一覽衆山小”的名勝自信

什么叫“洋氣”?洋氣自然是相對封閉落後的“土氣”而言的,初始是指帶有西洋味道的樣式、風格、習俗,後又泛指具有一定現代時尚氣息的氣質。不能不承認,莫干山最具備那麼一點“洋氣”氣質,而且顯而易見,莫干山的洋氣,猶如一位尊貴的婦人,舉手投足無不顯現出來,似乎是未加修飾的。

確實,就其根源來說,莫干山的洋氣,似乎帶着那麼一點原生性。

這其實不奇怪,因爲莫干山原本就是洋人最早開發而開埠的。鴉片戰爭之後,國門被迫打開,更多的西方艦船駛向中國,大量的西方商人、傳教士來到中國,他們給中國人們帶來了災難屈辱的同時,客觀上也帶來了一些近代文明成果,某種程度上促使中國自己開啓近代化進程。1890年初,一名喜歡遊獵和探險的美國教士來到中國,他叫佛利甲,當年的某一天,他遊歷了杭嘉湖

平原腹地,被雲霧籠罩之中的莫干山所吸引,站在莫干山主峰塔山,長久凝視之下,久久不忍離去。待回到上海,探險家佛利甲用極盡讚美的語言,把他在莫干山的見聞向他的美國朋友梅生、霍斯敦·史博德作了生動遊說。當年夏天,他們一行三人帶着帳篷和食物步行上了莫干山。不久後,由梅生和霍斯敦·史博德主筆的“莫干山遊記”出现在了英文報刊上,莫干山就這樣開始進入洋人的視野。

1896年開始,莫干山拉開了近代化序幕,從1896年到1936年,莫干山的近代化表現爲別墅建築增加、基礎設施改善、服務功能齊全,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,別墅洋房紛紛立起,莫干山華麗轉身成爲了功能完備的避暑勝地,聲名大震于海內外。如前一章節已述,莫干山的洋氣是隨處可見的,最直觀、最顯著的實例,就是二百餘幢各色各樣風格的西式建築,星羅棋佈地掩身于莫干山層層疊疊的茂密竹林中,顯得異常神秘而有神韻。莫干山因此而被公譽爲“萬國建築博覽館”。

在莫干山建造消夏別墅,當開始於1898年(清光緒二十四年),美國傳教士伊文思等打着傳教的旗號,利用清政府允許西人在內地租地建屋,契約注明爲教堂公產,可經當地政府直接與賣主簽約成交的條款,開始在山上購地建屋。美國人白鼎、伊文思首先上山搭建了茅舍,同年秋天,英國商人貝勒以教會的名義買下了莫干山上的一塊地,建造了莫干山上第一幢別墅。有始作俑者爲榜樣,寓居于滬、杭、寧一帶的洋人便聞風而來,也開始大興土木。截止1926年,全山已建有別墅154幢,均係美、德、法、俄等國人士所建,洋人儼然以莫干山的主人自居。洋人的囂張氣焰引起了國人的憤慨,呼籲收回莫干山建設主權的呼聲此起彼伏。國民政府終于不堪民意壓力,在1928年下決心對莫干山建築主權予以收回。於是,江浙滬一帶不少黨國要人和富商顯貴紛紛上山,或向洋人購買舊樓,或自建新居,仿西式風格,更極盡一時之豪華,導致這一時期別墅建築造價大大提高,往往是以以往洋人投資的數倍或幾十倍。“蓋我國人產業既增,建築亦日新月異,林亭臺榭如披畫圖,與外僑原建房屋規模質樸者迥然不同。”(周慶元《莫干山志》)。比如陳谷生的“冷廬”、葉太太的“南陽寄廬”、吳登瀛的“松鶴山莊”、施省之的“醒園”、潘梓彝的“頤居”、王士良的“松蔭山莊”、張景雲的“雙英寄廬”和趙仲英的“趙樓”等等,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產物。

除了建築式樣爲西式洋房外,莫干山建築物另一大特點又體現在它的牆體與屋頂之中。莫干山的洋房是多用毛石砌牆,一般爲毛胚花崗石,這種石材,取自莫干山山下武康區域,名曰“武康石”,石體呈赫紅色,材質堅硬牢固,享譽建築界,改革開放後上海建設南浦大橋、浦東機場,以及世博館等,都曾選用的這種石材。屋頂蓋瓦楞鐵皮,彩色飾塗,鮮艷的紅紅綠綠,在一片蒼翠的竹海中對比鮮明,尤顯得妖嬈異常。採用多立面、多門窗、大陽臺的建築設計風格和厚實的石牆,可滿足通風、隔熱、採光等多種舒適生活需求。山上二百多幢別墅向人們展示了美英法德俄日等國的建築風格,這些別墅大都建於西方建築史上新舊交替時期,在設計上並不單純追求豪華而轉向合理結構爲主的生活舒適款式。有些中西合璧式的建築,放在別處可能不倫不類,而置身莫干山中卻又顯得那麼自然貼切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莫干山建築又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一個例證。

“知屋漏者在宇下,知政失者在朝野”,很多別墅是許多歷史事件的發生地,這里某間房某個局部發生的事情,卻與近代“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”的社會轉型,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。別墅的價值,不僅在于有着房,或許這才是更爲重要的因素,前已談及的皇后飯店就是這樣一處所。莫干山的另一處頗負盛名的別墅“松月廬”也是因相似的原因而爲人所津津樂道。

“松月廬”地處武陵村,建於1933年,它就建在莫干山難得的一塊山脊平地上,屋前屋後山勢陡峭,難以攀越,易於警戒。此屋用亂石起牆,泥瓦覆頂,樸實無華,整體造型爲尋常的長方形,而唯獨陽臺呈半月狀,于平板中顯靈巧獨特。周圍喬松環繞,清陰匝地,故得“松月”雅名。蔣介石宋美齡伉儷曾先後兩次下榻于此。旁有數棟別墅相伴其側,無專名,均以數字命名,如蔣經國曾經居住的51號樓等。“松月廬”的著名,不僅在于它曾是蔣某人的寓所,更在于1948年,蔣介石和蔣經國在此,召集俞鴻鈞、翁文灝、王雲五、王世杰等高級幕僚,秘密謀劃發行給國人帶來深重災難的“金圓券”,也直接導致了國民黨政權的垮台。早期建於中華山的大教堂,是一座金字塔造型的古堡式大型建築物,堅實的石牆與流暢的斜線形成強烈對比,給人以擺脫塵世繚繞的升華感,較好地表達了宗教建築的意蘊。(未完接下期)

